

蕭軍日記補遺

OXFORD

蕭軍日記

補遺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2014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This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蕭軍日記補遺

蕭軍

ISBN: 978-0-19-944056-6

ISBN: 978-0-19-944607-0 (兩冊)

1 3 5 7 9 10 8 6 4 2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關於我的日記

代 序

當我若干年前寫下這些“日記”時，並沒想到給第二個人——連我妻子也在內——看，更沒想到後來會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為“罪證”之一向廣大群眾公佈。如果那時我會預想到今天的後果，也許就不會寫日記了。即使寫，也將是另外一種寫法，——去真存偽。不過既然公佈了，也就公佈了罷，這在我也沒有什麼“遺憾”之感。

對於別人我無法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是並不那般“純潔”和“崇高”的，什麼壞的、惡的、醜的、下賤的、卑鄙的、錯誤的、狂妄的、雜亂的……思想和感情全出現過、擾亂過自己。當時我要忠實地把它們寫下來，來研究它們，分析它們，對比地解剖自己的靈魂(這是有益的)，從而也試驗着解剖別人的靈魂。因為我是從事文學業務的，這一工作就更為必不可少。如果你不能夠深深地以至殘酷地解剖自己、挖掘自己，客觀地對待自己，你也就難於理解別人。當然，“別人”並不會和你一般一樣，但在一種共同的社會基礎上，類似的條件下生活着的人們，總會有某些“共性”的東西使你類比地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收穫。當然，除掉“共性”以外也還要有其他種種非共性的東西。……

如今這日記中偶爾記下來的某些不好的、壞的思想、語句，以及記錄的片段，既然也成為了我的“反黨罪證”，我也無話可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要在我日記中查找“罪證”的人，當然也只能見到“罪證”了，更何況是“罪證俱在”，其他何論哉！一個人的臉上或身體上什麼地方儘管有一顆或幾顆麻子如果被發現了，就叫他做“張麻子”或“李麻子”也是可以的，也不能算為“冤枉”。日記是我寫的，當然只能對它負責。

如今在文化局組織方面所掌有我的全部《日記》，有些是在抄沒我的家資時得到的；有一些也可能是從某些“渠道”獲得的，但不管是用什麼方法和手段得來的，它們全是我親手所寫下的《日記》應無疑問。

儘管我這些《日記》按性質來說，是若干年來屬於我個人生活、思想、感情以及某些事件，印象……等等的及時記錄，同時也是作為一個文藝作家必不可少的一種積累各方面的經驗和素材的工具。它是不準備給任何人閱讀的——連我的妻子和好友在內——當然更不預備公開發表。因此它在本身是不會產生任何社會的影響，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害於革命，有害於人民，以至於有害於某些個人的名譽和影響。我只是把它做為一具“攝影機”，認為什麼應該照的就照下來；作為一個畫家的“速寫簿”，要寫的寫下來；作為自己的一個無所不談的“朋友”；一具分析自己、分析別人、分析凡所遇到的自己認為有用或有興趣的任何事物；分析自己某些思想和感情；分析自己的某些善的、惡的，……動機和閃念的“分析器”；自己心靈自白的“上帝”；靈魂散步的曠野……。一旦它竟被“抄沒”了，而且不知道它們將為一些什麼人所閱讀，將會遭到什麼樣的談論和傳播，它們將要落到哪裏去？……這件事對自己來說不能不是一件很“殘酷”、很悲痛的“恨事”！當然我也自知它裏面絕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陰謀詭計”怕被揭發；也沒什麼不可告人的穢行或醜事，怕被傳揚……。如果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看待這件事，也就沒什麼太大的“遺憾之情”。第一，我是個在一定的歷史，一定的環境，一定的階級基礎，一定的條件……下所產生的這樣一個具體的人，別人所具有的優點和美德、弱點，……甚至於“惡德”我並不會全無。“我就是這樣一個人”使組織上對我的“內部”有個深刻的、全面的認識，也可能是有益的事。

至於在這些《日記》中盡寫下一些什麼，這如今我已毫無記憶了。只是當批鬥我的大、小集會的現場上，有人把它之中的某些語句摘錄出來作為我的“罪證”之一加以宣讀的時候，我才知道了原

來自己竟寫下過這些話，還使自己竟有一些驚愕之感，不禁還要問着自己：

“這是您寫下的麼？”

“唯！是我寫下的。”因為這《日記》確屬是我的。

在這些《日記》中對於某些人是寫下了一些不夠尊重、以至不正確的論斷或印象，但它也只能屬於“腹誹”一類，而不能算為公然的“口謗”。對於這類“腹誹”的部分如今看來，對於自己來說，在思想上也是應該加以嚴肅的自反省和檢查的。¹

蕭 軍

1 摘錄於蕭軍《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證》(1969年3月26日)



蕭軍與蕭紅（1934年於上海）

下圖：蕭軍於魯迅先生葬禮任總指揮
（1936年於上海）





蕭軍、蕭紅與許廣平、海嬰
於魯迅墓地（1937年春）



蕭軍與王德芬於蘭州（1938年6月）



上圖：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成都分會成立大會大合影（前排
左一為馮玉祥、左二為蕭軍；右
起：劉開渠、葉石蓀、李劫人、陳
翔鶴、車輻、老舍、周文、羅念
生……。1939年1月）

蕭軍在北京居住了三十餘年的後海
銀錠橋西北樓



上圖：全家福（首次
進京，與王氏家族合
影，後排右二為蕭
軍，右前為王德芬，
1951年春節於北京鴉
兒胡同30）

蕭軍於北京文物組期
間（1952年北海）





文革後蕭軍隱居於京東農村椒園（1977年）



文革後蕭軍隱居於京東農村椒園·自建簡陋書房（1977年）



這是蕭軍逝去的小女兒蕭黛（中排左一）最後一次照全家福，從此全家就再也沒有合照過。（1974年北京）



-蕭軍回鄉於哈爾濱講演後（1979年）



蕭軍與老友重逢於
第四屆文代會，右
起：蔣錫金、蕭
軍、艾青、丁玲、
洛賓基、公木、關
沫南（1979年）



蕭軍與老友梁山丁、舒群、羅鋒、姜椿芳（1980年）



蕭軍與老友於后海合影。左起：王德芬、蕭軍、姜椿芳、董竹君、張執一、_小珮、唐守愚、劉開渠、蔣錫金（1980年）



蕭軍與東北老友張仃、塞克、舒群、洛賓基於北京大觀園（1981年）



蕭軍與三十年代老友胡風、聶紺弩劫後重逢（1984年）



《慶祝蕭軍從事文學創作活動五十年》紀念會上。左起：張超、胡風、董竹君、蕭耘、王德芬、梅志（背影）、蕭軍、鐘敬文（背影）、馮牧、周揚、雷加、洛賓基等（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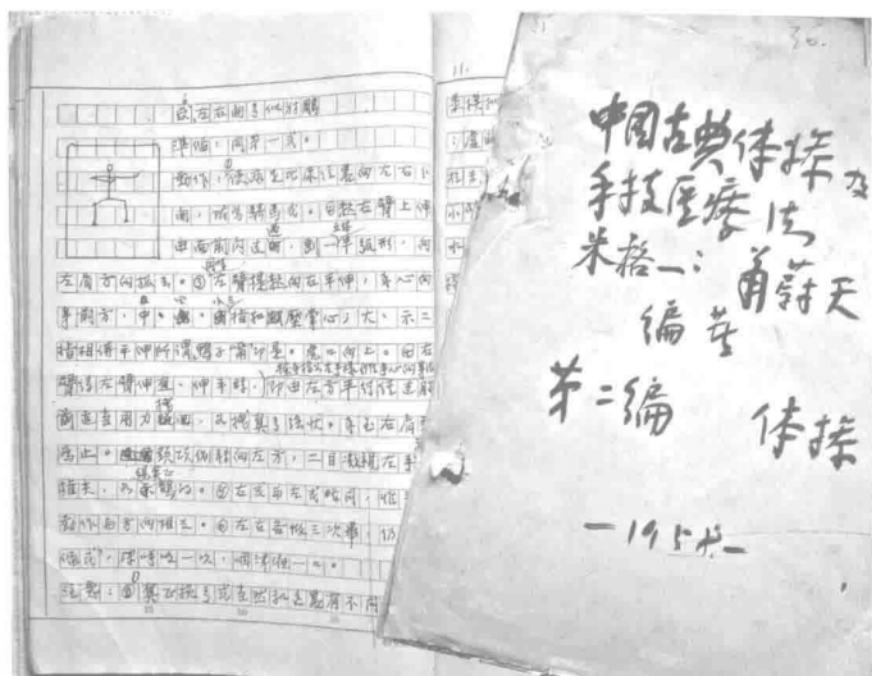
蕭軍夫婦與孫兒輩（後排右一為長孫蕭大忠）（1985年）



蕭軍與老友彭真、張潔清等三十餘年後重逢（1987年）



蕭軍累了……！（1987年於北京海軍總院）



朱格一、蕭軍《中國古典體操及手技醫療法》（1958年影印件）